

——夜——
——奔——

全劇人物

錦兒

林冲娘子

林冲

魯智深

陸謙

富安

高衙內

高俅

衆武士

董超

薛霸

店家

老兵

山崎風雲

高衙內

董超

薛霸

店家

老兵

全劇人物

全劇分幕

第一幕 東京開封府林冲之家

第二幕 迎帥府內院

第三幕

第一場 東京城外百里，道旁野店

第二場 三里之外的野豬林

第四幕

第一場 滄州東門外，古山神廟

第二場 山神廟風雪夜

全圖八册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車出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台奏管絃，
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歎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十秋！」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三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

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陝博士，是個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道：「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攔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太祖皇帝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卽位，在位一十七年，傳位與御弟太宗。太宗傳位與眞宗。眞宗又傳位與仁宗。此後英宗，神宗，哲宗，再傳而至徽宗，便是玉清教

主微妙道君皇帝。創始與上帝。世資英宗。神宗。晉宗。再與南平。

那時君聖臣賢，官清民順；天下太平，萬民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真個是；

登四海豐登五穀熟，鳳凰來儀麒麟出；

山。向平。...

...

...

...

...

...

...

...

...

...

...

...

...

...

第一幕

人物：

錦兒

林冲娘子

林冲

魯智深

陸謙

富安

高衙內

天津圖書館室捐

人
： 人

高	富	劉	魯	林	林	龍
商	支	鑾	雲	中	中	泉
內			羽	賦	賦	

第一幕

第一幕

東京開封府。

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家。

是臨街樓房，六月天氣，天早明了；只因窗門緊閉，顯得裏裏黑黹黹的。這是林冲家的起坐間，右手較大的門是通樓下的，左手的門下了門帘，裏間是林冲夫婦的臥房。

扶梯脚步聲，丫頭錦兒輕輕推開門走進來。

錦兒蹣跚手躡腳在臥室門邊靜聽，見尚無聲息。

錦兒把廳街的窗戶支起，太陽光穿窗而入，于是滿室通明。

錦兒便開始清理屋子，揩抹几案。

錦兒見書案上偏着放一把寶劍，劍鞘却遠遠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於是提起寶劍頗為新奇地撫視良久，拿過去想裝入劍鞘。可是剛走到半路，一個不小心，劍落在地下了，劍觸地板，鏗然作響。

錦兒咋舌一下，彎腰剛拾起地下的劍，臥室門帘掀動，林冲娘子顯出半個身

體。娘子長粧初罷，尚有惺忪之態。

（噴怪地，低聲）輕一點兒……

（紅着臉羞澀地笑）小姐……

（走新錦兒）他剛剛讓我哄着睡着了……

（張着嘴）這個東西死重，我拿不動它……

誰讓你拿它。

「林冲娘子接過錦兒手里的劍插入鞘內，掛在牆上。

小姐，怎麼姑爺又一夜沒睡？」

（憂鬱地）嗯……

不是前天就一夜沒睡？」

小姐……

這怎麼好？」

（無可奈何地）他氣呀！他還是生氣呀！他氣的不得了呀！

小姐你得多勸勸他！

（搖頭）不聽呀！他一句話也聽不進去，一個人悶着頭，其實他發一頓脾氣也好

，就是這麼不聲不響的叫入難受。

小姐嫁過來，我也跟過來一年多了，從來姑爺都是笑嘻嘻的，沒生過這麼大的

氣。

是啊，可是我想這兩天總該好了，人總不能生一輩子的氣是不是？」

姑爺生了氣，就像碰到了黃梅天，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錦兒，你一人睡在樓底下還好，我守着他，看他坐在床邊一夜一夜不睡，才真難

受？

你也陪着不睡？

錦娘（赧然）一到晚上就困得要命，倒在床上眼睛就閉上了，怎麼也睜不開。天亮了，醒過來，看見他還是那模樣坐在牀邊兒上……

錦娘（不由得笑了）……

錦娘……我知道我不該……我知道他是爲我生的氣……我不該睡着，我本該陪着他的……

錦娘（笑着）姑爺跟我說過，說你是個小孩子，小孩子本來好睡的。

錦娘（半笑半罵）你瞎說！

不是我，是姑爺說的。

錦娘（頓足）我生氣了！（覺得自己聲音太大，吐了一下舌頭）

錦娘（改換題目）我說不怪姑爺生氣，那個野小子真可恨，那麼一大羣打手，要不是姑爺趕來，真是不得了了。

〔此時門帘掀開，林冲側身站在門前，看着他兩個。〕

錦娘不，我就一點也不怕。（頗爲自傲地）我就想着我家丈夫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有他在，我什麼也不怕的！（指着牆上的劍）我昨天晚上還跟他說。我說：你放心，往後誰敢碰我一下，我不由分說，就是這麼（以手作勢）一下子！

錦

可是小姐你忘了，你當時急得直哭。還是我錦兒跑出去找着你家丈夫來救你的。……

娘

（羞惱）愛嚼舌頭的小蹄子，看我撕爛你的嘴；我家丈夫是天下第一英雄。

錦

（用兩隻手刮着臉）不害臊，不害臊！

娘

〔林冲看得高興起來，臉上的陰鬱稍稍鬆減。〕

錦

（面紅耳赤）我可真惱了！……

娘

小姐別生氣，你聽我說……

錦

誰理你！……

娘

我說正經話，……

錦

還是不理你！……

娘

可是小姐你聽着：從今天起，我們都裝得歡天喜地的，好像從來就沒有過前天這

錦

麼回事似的。保管姑爺也就胡里胡塗給忘了。

娘

哼，說得倒輕巧，你當他是個傻子呢……

錦

〔娘子扭轉身去，林冲想躲沒來得及。〕

娘

（出乎意外）喲，你！……

錦

（失聲喊出）姑爺！（福了一福）姑爺早安。

娘

〔錦兒羞得面紅耳赤，反身就跑，一路扶梯嚮，跑下樓去了。〕

〔林冲娘子也害羞，睜大着一雙眼睛，注視林冲不少瞬，不知如何是好。〕
〔林冲也倚着門框看着她。〕

〔實在忍不住了，大笑〕哈哈……

〔失措〕你怎麼又起來了！……〔轉長〕無非纏着口舌，奔去到

〔用手托起娘子的下巴，笑個不住〕小孩子！……

〔羞惱〕你不聽我的話。

我聽你的話。可是今天夜里我一定睡了，我已經把前天那樁事忘得乾乾淨淨了！

這是錦兒出的主意，你不該笑話我……

錦兒的主意出得好。……

你對錦兒說我是小孩子？

你本來是小孩子。……

可是你說了聽我的話的。

是啊，就是小孩子的話，我也聽的。

那我叫你再睡去。

不，我從來不白天睡覺的。

不行，你說話得算話。

也好，你陪着我睡。

林娘 (喘了一口) 瞎說！我附起來。
你不睡我也不睡

林娘 (無奈) 你真麻煩……

林娘 (忽發威惱) 讓我麻煩你一次罷，誰知道以後還能麻煩你不？

林娘 (面容陡變，用手掩住林冲的嘴) 你怎麼說這種喪氣話！

林娘 (自覺失言，強笑) 說着好玩兒，打什麼緊：

林冲娘子，忽然悲從中來，不能自己。

林冲亦靜了下來。

林冲娘子目視林冲良久，眼淚流下來，低聲飲泣。

林娘 (撫慰她) 大姐，你不要，你不要這樣……

林娘 (嗚咽着) ……是我累了你，都是爲了我才弄得你這麼生氣的……

林娘 大姐，你不要哭，不要哭。

林娘 不管，你不管我。讓我哭，讓我哭，我心里悶得難受……

林娘 (莫知所措，只得走得遠遠地) 你不要哭…… (轉身) 那我聽你的話，我去睡

了。

林冲娘子掩泣不止。

林冲走到門邊，又轉回身來。

〔兩人進得屋來。〕

〔往椅上一坐〕兄弟爲什麼兩天不見？

小弟連日不得閒，所以沒有來探望師兄。

兄弟氣色不好，是不是還生着昨天的氣。

事已過去，不提也罷。

兄弟，我怨你前天不該放那小子跑了。

咳，師兄也該知道。林冲在江湖上闖蕩半生，那兒受過這種委曲。只爲了他是本

管高太尉的衙內，那天本待要痛打他一頓，又想起太尉面子上不好看。自古道：

「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該在他手下吃這碗飯，只得讓他一次。

你讓他不要緊，我可替你生了好兩天的氣。

〔忍恨〕我也只念在高衙內不認得賤內，如果知道是林冲的妻子，想來也就不至

如此……

〔暴躁起來〕林兄弟，你豹子頭威名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得你是世英雄，想不到竟

受得這種悶氣！

〔黯然〕師兄，有道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你還沒有傷心？你說的是心裏的話！

〔怒氣填膺〕師兄……

魯 想我魯智深始投老種經略相公，綏靖邊疆，殺人無算，做到關西五路廉訪。只爲了路見不平，在延安府狀元樓下，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亡在外，上五台山出家做了和尚。按說做了和尚就該六根清淨，與世無爭才是，其奈我花和尚却守不得清規，更見不得這種不平之事。

林 (痛苦地) 師兄不知道，林冲是有了家室的人……何況那高……

魯 (大叫) 你怕他什麼本管高太尉，什麼太尉兒子高衙內，我卻怕他什麼鳥？再要撞見他時，叫他吃老子兩百戒刀，三百禪杖！

魯 魯智深越說越氣，把腰間所跨戒刀「噹啷啷」抽了出來。

林 (苦笑) 那不成了肉醬了……(喝采) 好一把戒刀，師兄從那兒得的。

魯 (把刀遞給林冲) 是五台山上的名匠定打的，打好不過一個多月，還沒有發過利市呢。(魯智深不覺失聲。魯智深主佛前焚香，火盆上來，魯智深點香，魯智深點香。)

林 師兄不必發愁，這把刀包你利市十倍。

魯 (大笑) 兄弟說得好，五台山上文殊院的智真長老也對我說過，說：「禪杖打開生死路，戒刀殺盡不平人。」

魯 魯智深提刀在手，怒眼圓睜，有洪鐘奔馬之勢。

林 提起刀來，小弟久已聽說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只是輕易不肯叫人看。我幾次三番借看，也不肯拿出來。幾時我也買到一把好刀，慢慢和他比試。

魯 (收刀入鞘) 寶刀落在這種人手里，才真叫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
林 (苦笑)……

[默然良久。]

魯 (跳將起來) 悶得難過，我真要殺人了！

[林冲娘子重新淨了面，托了兩盃茶，掀簾子走了進來。]

娘 (遞茶給兩人) 師兄。(施禮)

魯 (還禮不迭) 阿嫂不要笑話。魯智深生得涵莽，火氣上來就這麼粗聲粗氣的，所

以到處討人嫌。

娘 師兄才是說笑話呢。

魯 我可也管不了這些(哈哈大笑)

[扶梯上有人喊：林兄。]

林 誰喊我？

[那人：陸謙——已經探身進來。]

林 (驚喜) 陸兄！

陸 阿哥阿嫂都在家？

娘 陸大哥！

林 陸兄從那兒來？

陸 特來探望阿哥阿嫂（望着魯智深）

林 這是小弟結拜兄長，江湖聞名的花和尚魯智深。（指着陸謙）這是小弟自幼相交

的陸兄，單名一個謙字，現在太尉府任庫裏之職。

陸 （打躬作揖）久仰久仰！

林 （魯智深只點了點頭，火刺刺地動亦不動。）

請坐請坐！（大家坐好。）

陸 多日不見阿嫂，阿嫂近來好？

林 託福託福。

陸 辭謝。

林 沖娘子走進臥室。

魯智深坐着不做聲。

陸謙東張西望。

林 沖自送娘子入室，擡下頭去。又見林民由本亭，太極又非常沉重，發言猶重。

魯智深找話，林兄爲什麼幾天不見？王，無將弄水人不可，受盡艱難。

林 心裏悶，沒有出去。

陸 （一關何地）林兄爲什麼愁眉不展？

林 (長嘆一聲) 唉！這世道，亂得不行了！

陸 林兄爲什麼嘆氣？

林 男子漢大丈夫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

陸 如今禁衛軍中雖然有幾個數頭，誰及得林兄的本事？太尉又非常器重，還有誰敢給林兄氣受？

林 陸兄還不知道？

陸 (訝然) 出了什麼事？我真不知道。

林 是前天同了賤內和丫環錦兒到東嶽廟燒香還願。賤內帶着丫環自去燒香。小弟同智深師兄就在隔壁大相國寺菜園吃酒閑話。誰知道丫環來報說東嶽廟裏有一夥流氓將賤內圍住不放……

陸 (站起身來) 是誰這麼大胆子！

林 小弟趕到五嶽廟樓下，見幾個人拿着彈弓吹筒，粘竿，立在四週。樓梯邊有一個少年後生背立着，攔着賤內說：「你上樓去，同你講話！」

陸 (憤憤地) 是那兒來的野種！

林 待小弟趕了過去，把那後生一扳過來，下拳要打……

陸 (歡呼) 好！這種有眼無珠的野小子，打死了也不風！(豎目小兒自校所對) 可是你知道那是誰？

陸 誰小難道還打不得！大喜！

林 再也不要提起，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

陸 「咋苦不止」！怎麼會碰到了他。

林 只爲了高太尉，冲林怎麼下得這手，只得眼睜睜看別人把他勸走了。

陸 「勸解」！不怪林兄生氣，高衙內是出名的花花太爺，在京裏倚勢豪強，專門搶劫人家妻女，京師人誰不怕他三分？再說他想來不認得阿嫂，否則也不至如此。

林 我也這麼說，可是這口氣悶得人難受！

陸 兄長不要生氣了。我同兄長去吃三杯酒解悶。

林 「點頭」也好。

陸 「躬身」智深師父也請屈駕前去？

魯 初次見面，不吃你的，是我作東就去。

陸 小意思，何必客氣……

魯 「瞪起眼來」少說廢話，要去就去，不去算了。

林 好，好，好，就是師兄作諫，只圖只出去調解。

陸 「陪笑」好一個莽和尚！

魯 「也覺好笑」我就是這個樣子！

陸 (走向臥房) 阿嫂，小弟去了。

〔林冲娘子走進來。〕

林 大姐小心照應門戶，我同師兄陸兄出去吃酒。

娘 少耽點兒。(心裏想道：要去便去，不去莫下。)

林 (點頭) 知道。

陸 阿嫂不出去要。

娘 在家，沒有地方去。

陸 賤內問候阿嫂，說得空過來給阿哥阿嫂請安。

娘 不敢當，還是我們來請安。

陸 賤內說：「好久不見。」

魯 (不耐煩起來) 麻煩什麼？你到底去不去？

陸 魯魯深扯着林冲向外便走。

去，去……(無法下台) 真是性急的人……(施禮，西面張望) 阿嫂，小弟去了。

去了。高太尉，心裏想道：只待那魯魯到那日，好去。

〔陸謙也是出門，下樓去了。〕

林 林冲娘子跑到窗前。

娘 (伏在窗日，向下喊) 大哥！

〔街上林沖的聲音：啊！〕

娘

少吃酒！(呷)呷和(呷)呷，念喇囉！

娘

〔林沖聲音：知道了。東大街上。〕

娘

早回家！(呷)呷和(呷)呷，念喇囉！

娘

〔林沖娘子向下招手，然後扭過身來。〕

娘

〔錦兒進來。〕

錦

小姐，姑爺他們上那兒去請人。

娘

去吃酒去了！

錦

怪呀！那胖和尚拉着姑爺一直往前走，把陸虞候撇在後頭，誰得好道理也不理。

娘

錦兒，我告訴你聽，才更好笑呢！本來是陸虞候要作東，魯師父說：「不吃你的，是我作東就去。」陸虞候說：「小意思，何必客氣。」魯師父說：「少說費話

錦

，」一發脾氣，把陸虞候嚇壞了。

娘

〔笑起來〕這便和尚真好玩兒……

錦

〔也笑〕爲了請客，差點兒沒打起精神來。

娘

這才叫請客呢！(呷)呷和(呷)呷，念喇囉！

錦

你看他那大個子，大嗓門兒，真像個霸王。可長個不識羞慚人。

娘

前天東嶽廟裏頭人說：相國寺大柳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窩，媳婦老鴉抄得窮

「錦兒跑下去，竟不出聲來。」

娘 (急急) 嗚呼他睡他不睡，叫他睡他不睡。……

高 (林冲娘張望) 衣裳刺頭脚大擺開臥房門窺美剛預備進裏美和！誰敢進到朝床

娘 沿樓底道忽然命丹聲喊將起來。

高 臨臨兒聲聲聲聲什麼你們是轉什麼的來謝！

娘 尚勇失聲跑去你家娘子，你走開。

高 林錦兒相挽聲當貴五客昏前，非長來對付去享麻前。

娘 (淵陣前) 只要謝靈丹即醫這病。(靈丹) 何是此陣非案里來轉計想！

那有尺脚出機機可。

娘 (養高門前) 這麼麼麼麼錦兒前丈夫何忍慈善治神。謝五五西對裏謝計對

娘 (話機委人) 富案財高儀內撥機大室。

娘 (顏色陸機非速後) 啊！

高 (寫案) 你出去！故份直直世豎善高前內下計機

曹 (親身也) 是了樹內……

高 孫開照他們，把住了門。門上香宝丁林中娘子。

富 衙內放心！我們的打手已經在這街口上佈滿了，十個林冲也打不進來。

高 好，你出去！是，是。

藥 卷

富 兒是書林書畫內一經。祇識小丫頭。不曉甘應甜。
 富 那有什麼再緊。憑你幾人把那金卷子看守住。就是不醫此病。
 富 是不應不惹。箇內……

〔富貴退。林書畫開。高衙門。高衙門把阻攔。攔了頭來。見早。〕

高 嫩弄美念在。我一片真情。全被我苦衷。欺騙你。就這心。也該有回轉之意吧。
 高 可憐。展救。我。這。想。辦。我。想。了。

〔高想。〕你什麼。對。面。忽然。說。不。了。

高 〔高衙門。〕你。什。麼。對。面。的。三。林。翠。女。猛。撞。過。去。我。在。高。衙。門。身。後。門。板。官。都。有。捧。得。粉。碎。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高 你。臉。你。你。不。讓。掃。舉。拍。一。團。計。林。翠。兒。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高。衙。門。官。財。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 「誰傷平？」

〔林冲站定沉思良久，突然走向書案，從抽屜裏取出一把短刀，插進靴筒裏。

〔林冲娘子同錦兒目不轉睛地看着他。

〔林冲走到門口。

林 (回頭) 錦兒，把門上鎖！我不回來，什麼人叫門都不許開！

錦 (目瞪口呆) 姑爺……

娘 (抓住他) 你要作什麼？你要到那兒去？你拿着刀！

〔林冲不響。

娘 告訴我，你告訴我！

林 且不提那高衙內，怎耐陸謙這畜生同我趕前趕後稱兄道弟，今天也來騙我。只怕

不撞見高衙內，難道還找不着陸虞候！暮不——

今來來去去，明天再說。大迷去出。

林 你不要攔我。

娘 你怎麼攔我？

林 右邊有舍都上了門，誰敢再來惹我！

娘 你到那地方去找他？

林 相衙上那會出來。

娘 他會和不會再露面的。

林 再等明來，再說面話。

娘 明天他也不會出來的。

林 還有後天，就送去拜神！

娘 討神，拿糖土下門，請神再來煮好！

林 我等他一輩子！

林 你還要聽手。

林 你快提起衣角來在腰上，大步走出。

林 不說見高衙內，職當蟹姓不善察與辨——幕下——

林 且不說張高衙內，恐怕劉鶯鶯畜生同舞，強強對舞，只道是。今日也來聽弄。只許

林 告福壽，怕書福壽！

林 吓不穩。

林 (莊莊) 怕要拜什麼，怕要進誰民去？怕拿音口！

林 (目口呆) 故爺……

林 (回頭) 爺兒，吓門上幾！幾不回來，什麼人把門牆不推開！

林 吓去開門口。

林 吓就家寫恩身人，突然去回書案，發紙瘋瘋頭出一吓臉口，解盡神高裏。

第二幕

人物：

高 富 陸 高 董 薛 林 林
 俠 安 謙 衛 武 超 霸 冲 冲
 子 娘

那晚帥高與高太尉本是浪蕩子弟，以踢球歌舞，相撲玩耍起家，因此書房中
 也不免一種浮薄，遊氣過重，雖知幾何管轄，為應酬家士，亦頗全備去！

白虎節堂與內書房雖只一簾之隔，却自有一派森嚴氣象，深更深夜，安靜宏
 白虎節堂一橫額，是前漢軍攝太尉之禮。

總見于情理不合……

乾征細把禁軍教頭是小事，只爲了衙內身體……

幾天，想辦法……若要衙內病好，且與守備告太尉……

約叫地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才會好。若不這樣，一定送了衙內

就那日，那林冲幾十萬禁軍真數一數二的人材，在江湖上又得人
 忠厚，辦事謹慎，平日也從沒有過一差二錯，如果這樣作了……

小人們也……可是看了衙內病勢可憐……

你個爲什麼不……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村中級子

人

大步走出。

落下——

第二幕

殿前樹的院中，並照得這殿內不設壽字！
富 千真納書房是角人，隔一道柏木雕花園內，是殿帥府的白虎節堂。

到 那殿帥高太尉本是浪蕩子弟，以踢球歌舞，相撲玩耍起家，因此書房中
她不免不揮舞舞遊嬉瘋地，警衛滿院管救黑鳥籠鸚鵡，上許燕限益書去！

到 對白虎節堂與內書房雖只一簾之隔，却自有一派森嚴氣象，深邃肅穆，安靜宏
遠。簷前懸一白虎節堂一橫額，是商議軍機大事之處。

富 回太尉書房裏空飄飄，一披率請歡娛景象，高太尉在當中端坐，膝下同富安特
立在側，林想狀式！

綠 是搖頭沉吟，他是于情理不合……
富 回太尉的語中，婉莊個把禁軍教頭是小事，只爲了衙內身體……

陸 小大們爲此聽了幾天天，想來想來，若要衙內病好，五製除身藥，告尉知道，會身林
冲難命，才能夠叫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才會好。若不這樣，一定送了衙內

性命。
像 變亦別個，也就罷了，那林神是欠十萬禁軍裏數一數二的人材，在江湖上又得人

到 緣，而且秉性忠厚，辦事謹慎，平日也從沒有個一差二錯，如果這樣作了……

陸 小人們也這麼想，可是看了衙內病得可憐……
像 倒底病得怎麼樣，你們爲什麼不來說說他，他是成天不見我。

陸 阿憐街內怕太尉責罵，加金受傷過重，走動不得，且天不見地。

陸 小驚四連受重傷，可恨丁衙內欺侮百姓……

陸 是日晝時，離事歸附，平日忠告竟背而二致二體，成果敵對……

陸 傷在什麼地方？為什麼痛得我八十萬禁軍裏，一連二的人人，且止又得人……

富 命。

富 不痛痛，爲了……

富 不大痛，你們就是三天到晚帶着衙門，要講門不務正業，竟敢……

富 同賦開你們有難，特……

富 是說……

富 說打傷在什麼地方？……

富 回太尉的話，……

富 腫了……

富 他挨了……

富 挨打也不……

富 (驚叫)……

富 千真萬確……

陸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這種人面帶忠厚內藏奸詐，最相信不得。
 衛內在那裏？我先去看看他再說。家中前頭雖有大銀兩，好幾個奴才對林冲獻千
 〔支吾着〕衛內……

〔富安做手勢向外打招呼。〕

你說什麼？

小人說……說衛內自己來了。

〔富安跑出去，把高衙內攙扶進來。〕

啊呀！你怎麼弄成這個這樣了？

〔高衙內匍伏於地，膝行而前。不暇感怨的時，只見晏安頓，心中驚恐，想以問恩暮悲

〔喊〕爹爹，爹爹！

作什麼，作什麼？

爹爹給孩兒作主，給孩兒作主……

〔攙扶他〕起來說話，起來說話。

爹爹不答應殺了林冲，孩兒死也不肯起來。

爹爹已經用了陸謙的計劃，昨天晚上命人騙林冲買了那口寶刀，今天早晨又命人

去傳林冲到府裏來了。

來了就弄殺死他不可……

張白菊指彈孔道不問……

去村後昨晚變成仇山大尉明鑒。

爹爹不答應，轉着就在地上跪道：「請大人認林中賣了張口寶口，今天早晨又命人

都依着你就。替安，轉着內越來討出來。」

「這事同我無干，他自個起來，這當官上坐好。」

不知死活的奴才！偷被大扮成這個樣子，為什麼不到爹爹這兒來說一聲！

（低頭）袖爹爹責罵！

爹爹幾時罵過你？只問你林冲的老婆有什麼好處，叫你這樣丟不下撇不下的？

孩兒自來見過多少好婆娘兒，不知怎麼的却只是愛她，心中着迷，所以朝思暮想

悶悶不樂，病我不能再得她？又被林冲一打，這病就越發重了，眼見得半年三個

月，孩兒的性命難保。因對拜並來。

（笑訂）有這麼好日子來了。不信的話，爹爹設法弄她來，要是不愛她才怪。

（笑罵）你越想越好了，這居然還想爹爹設法弄她來。只要爹爹弄得她來，給了孩兒，孩兒從此以後不在外而惹事生非。

這樣說就一發成全了我孩兒，再給林冲前脚進得太尉府，我後脚就派人捉林冲娘子

來首身：「賊人眼目不識高低，竟歸人而帶忠罪內黨我痛，最味甜不掛。」

陸 林尉真是神機妙算。來同太傅由寶口共看。

董 「高衙內心裏高興，這「嘆」林「聲」笑了出來。我寒寒，小人總去辦。太傅言，他

係 爲一個女人，就值得這樣子！

高 多謝爹爹。人董張拜見太傅。

「高衙內得意忘形。被高俅看出他受傷原不如此之甚。

係 好兒存心，你原來是裝病騙我？

高 「忍笑」孩兒不敢使人了。

係 讓爹爹以後好生管教你，現在你手法嫩，門外賣着凶器，守封不去，依門官害人

高 爹爹說話要算話的。好兒，痛害了人。

係 不揮手，去了沖去了！

「高衙內一邊笑，一邊走了。這封林還顧大驚，武高卿。

陸 謙請出去。

陸 時候差不多了能？

陸 許算着林冲就該到了。外白武高堂與殿，林冲姓來相封，係封細色行專。

係 富安，把武士們喊進來。

富 是。去出門口，給同友士六人一同進來。

高 官走出門口，然後同武士六人一同進來。

寫 武士們候太尉吩咐。

寫 你們都起來候候好了埋伏白虎節堂四週，林冲到來時候，看我眼色行事。

寫 武士們俯首遵命。

寫 未。

寫 武士們出去。

保 (吁口氣)好啦，完啦，敬候林教頭大駕光臨啦。

陸 原是這麼輕鬆的。

保 (聊以自嘲)原是爲了孩兒，誣害了好人。

陸 林冲原也做得太過份些，譬如這三天在府門外懷着凶器，守候不去，分明有害人

高 之心，也就算不得好人了。

寫 高俅點頭稱是。

寫 董超匆匆入室。

董 (跪)小人董超拜見太尉。

寫 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董 (起立)小人同薛霸兩人到林冲家。林冲正在家裏，小人就去傳了太尉鈞旨，叫

林冲帶了昨天買給寶刀，來同太尉的寶刀比看。

依 他說什麼沒有？

董 他說：「我昨天才買了這把刀，怎麼太尉今天就知道了？又是那個多嘴多舌去報知了。」

依 他來不來？（小人林冲既景發小前交辭，見了面不大發昏，請太尉感罪，容小人

董 他怎敢不來。小人們等他換了衣服，一道出門……

依 刀帶了沒有？

董 帶了，帶了。小人推說有事先行一步，叫薛霸陪林冲慢走，特地趕來稟告太尉。

依 （點頭） 喲。

董 計算時間，林冲現在已到府門口了。

依 （立起身來） 好，你先下去，回頭還用得着你。

董 是。

（董超入內。）

依 富安，林冲的娘子你可認得？

富 認得，認得，真是花容月貌，不怪衙內着迷……

依 那裏這麼多費話！你若是認得她，就叫你去取她來。

富 （遲疑） 這個……

依 你不敢去？

窮 本不可個人……

僕 沒有用的東西！府里有的是人，還不隨你調度！

窮 那麼太尉放心，小人馬到成功。……

僕 那麼趕快去罷！……

窮 是也，林冲的銀子……

〔富安向白虎節堂走出。〕

僕 這面走，不怕林冲碰見？

窮 (慌忙)是！是！是！……

董 〔富安轉身向後衙門走了。〕

荆 〔武冲甲由外面進來。〕

武甲 帶(單腿下跪)啓稟太尉，林冲已到前廳……

僕 知道了！

董 〔武士甲出。〕小人……

僕 啓稟太尉，小人和林冲……

〔……〕

僕 也對。……

附 〔……〕

〔武士乙自外入。莫非來陳好？〕

武乙〔大單腿下跪〕啓稟太尉，林冲已進至後堂！

〔前面守衛，你還有野心！〕
知道不！對林冲道不！好官利便，感自關人白虎堂，你忍心回話。

林〔武士乙〕哥。

〔高球四顧手閃入白米間再邊讓性後而食飯並不眠。〕

林〔不省。〕……

林〔且虎堂外火聲。太尉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

林〔林冲聲音。是，是。〕

林〔薛霸引林冲入白虎堂。……〕

林好深將燒手！我還是每次進林冲來見太尉！

薛後面還深得很開！太尉現在裏面，林教頭在此地少等一下，等小人進去稟告。

林請便！我候着就是了！

〔薛霸進入內書房。見高球咳嗽示意，高球亦示意命他走。〕

〔薛霸入內。自苦。〕……

〔林冲情不自禁，提刀摩視。愛不忍釋。〕

〔久候不見其來。……〕

〔林冲……〕

林

（讀那匾額）白虎節堂。（吃驚起步）這是白虎節堂！

〔林冲倒退數步，急待回身……〕

〔只聽得鞋履響，脚步鳴。……〕

〔高俅意態自若，從內書房裏步入白虎堂來。〕

〔林冲執刀向前聲喏。……〕

林

（躬身）林冲參見太尉！

俵

（出乎不意）誰？你是誰？高俅：林冲軍器庫裏取一杆、鎗入人議去裏書。

林

（不敢抬頭）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參見太尉！

俵

〔「驚魂鎗定」〕林冲……

林

正是小人。

俵

（大喝）你來做什麼？

林

小人……

俵

這白虎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的所在，你知道不知道？

林

小人知道！

俵

林冲你懂得法度不？沒有呼喚，私自闖入白虎節堂，你居心何在？

林

太尉……

俵

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我？

林 小人不敢！

有人對我說，你一連三四天，身藏利刃在我府門前面守候，你必有歹心！

〔林冲下跪。〕

林 太尉容稟……

俚 (戟指之) 你說，你說！

林 方才有兩位差人來到小人家裏，傳下太尉鈞旨：命小人帶得這口刀來與太尉的寶

刀相比看，小人乃是隨太尉差人入府。

俚 (四沉思) 有這種事，拿刀給我看看！

林 (起立獻刀) 太尉請看。

林 高俅接刃在手，沉吟不語。

林 索尉明鑒，林冲縱有天大胆量，怎敢私闖白虎節堂？

俚 (自語) 刃倒是口好刃。

林 (抬頭) 你方才說是什麼人引你來的？

林 兩位府裏的差人，一位有事先行，另一位直引着林冲到此地。

俚 那差人呢？

林 剛剛進內堂去了。

俚 什麼差人。敢進我內堂去！分明是信口胡言！左右！給我拿下！

〔四面應聲閃出衆武士。〕

林冲錯愕之間。被武士反剪雙手，用細索細縛。

林冲（坐公案上）拍案大怒：林冲，你既是小官，萬禁軍教頭，法度還不知道！如何手持利刃，闖入府虎節堂，要刺殺本官，左右！給我推下去！

林冲（武士推林冲欲行）

林冲（武士）真箇是人，一箇官事幾許，只一箇官印替林冲抵罪說。

林冲這白虎節堂乃是軍機禁地。你當小小教頭，來此有何事務。你手裏拿着刀。如何不是來殺本官。林冲（天大黑量）

林冲這廳帥府裏戒備森嚴，若不是太尉呼喚，林冲怎能夠帶刀進入白虎堂來？

林冲你不要花言巧語，現在人證俱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林冲分明是太尉差人騙林冲入府，

林冲（太尉）林冲，你胆敢出言無狀，侮辱本官！

林冲（叱令左右）把人犯解去開封府。分付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這把刀封

林冲（存本庫）

林冲（高俅擲刀於地）

林冲（武士們應聲擁林冲行）

林冲（大罵）林冲不服！非來刺我！

林 誰回來！平日忠實靈敏，向無差謬，竟開劍箱的罪，咄！姑入酒堂，「好計」

林 林冲！你還有話說，竟敢害我人，財盡我殘。

林 太尉還容得小人說話，一向忠直的人，竟早出事，因果咄咄，一札風言風語，

林 我從不妄斷無罪之人，有話但憑你說！大札，衙內喊回，聽聽了，事關緊要，

林 小太實說，必要牽扯衙內在內，一定又得罪太尉。在平日忠厚，從前受命，給他做上

林 你闖入節堂，與衙內何干？豈是罪！

林 太尉明察，小人雖是粗魯的軍漢，平母願知法度，怎敢擅入節堂，為的尋出這

林 才發覺，林冲同妻子到東嶽廟去還香願，正逢上大尉的小衙內把林冲妻子調戲：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林冲：（大笑）今日是前不陳，後不歸，豈是罪！

林 小衙內跳樓受傷，太尉一定知道，就是證據！

僚 沒有的事！

林 還有左隣右舍，可做證人。小衙內兩次不能如願，忿懣懷恨在心，辱罵回，小衙內

僚 你越說越奇怪，不該去，不嫌嫌手，只嫌小衙內胡說。誰咬三天之對，又對誰內

林 事隔三日，昨晚上林冲在街上買着這口寶刀。今早太尉就派兩個差人來家裏呼喚

林 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隨差人來到節堂。差人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尉從裏面出來。

僚 (大笑) 分明是你來刺我，倒說是我害你！冲怎能夠帶刀進入口裏受罪？

林 (憤極) 高俅！你心裏明白，去查查頭，五盞土太尉怕小衙內叫林冲妻子隨端……

僚 (眉頭一轉) 但憑你說，我不與你爭。般兒職家過家，林冲你該知道，手執利刃，

故入節堂，按照天宋律律，這是死罪！

林 (厲聲) 高俅！

僚 (搖手) 不要怕。只爲你剛才講了這一大片，衙內如何調戲了你妻子，軍屬誣謗

林 我不深究。但我高俅一向忠直待人，寬厚處事，如果把你這一片風言風語，傳

了出去，必有人說我倚勢凌人，袒護我孩兒。

林 那你要怎麼樣？

僚 也念在你平日忠實謹慎，向無差錯，我開脫你的死罪，把「故入節堂，」改作「

娘

〔驚叫〕大哥！

〔高俅也從座上驚起。〕

林

〔狼狽地〕富安……〔轉長嘆〕

富

〔奔跪案前〕高大人……良翁……

林

〔扶步趕前〕高，你身為大尉，竟……

〔武士們趕林仍將林冲扭住。〕

〔高衙內同陸謙跑出，在內書房隔窗偷觀。〕

林

〔嗚嗚〕這算什麼……這……

林

你說……

富

〔叩頭如搗蒜〕小人罪該萬死……罪該萬死……

林

〔重形鎮定〕富安，你這什麼罪孽起來……

林

〔富安茫然起立，瞠目不知所言。〕

林

高俅，你還算人！……

林

〔冷笑〕林冲，你絮絮叨叨好不知趣，我就跟你說個明白，是我家孩兒看上了你

林

的妻兒，誰知你三番四次給他難堪，而且行兇傷人。你既然目中沒有我高太尉，

林

我就不必問你客氣。難道我堂堂殿帥還不能為孩兒討一房妻室？你老婆是我搶來

的，富安是我派去的，現在就當我面休了你妻

就 半摩獲來，但免於你罪，而臣還要懲獲他，不是小遊子了。

林冲不語。

俵 [林和羅地] 林冲，你也算得一個英雄，那裏沒有好女子，你那兒女之情，要放寬些。

就 些道：大王，我不平，我不平！

林 高俅！你欺人太甚，官有半，前以對兩不娘。

俵 (轉怒) 好！你們就在這白虎節堂上告個永別罷！

[林冲與娘子四目相視。]

不識衙改徹書房跑出，站在林冲娘身邊了。

俵 (道首) 董超、薛霸不齊，董管董家珠寶官。此去陳頭讓惡軍伙，坐張春立。

林 林董超薛霸自內出，映頭不土大眼，只念五三年以來，不曾有半個差，不曾有一

大得不要差，最委干彭果了。

俵 侍候太尉。

林 索性給你糊明白，你認得這就是騙你入府的差人，現在仍是他們兩個押你充軍。

林 林冲閉眼，轉身欲行。

(歎) 大哥，大哥……

[林冲娘子猛力掙脫武士的手，奔伏林冲胸前。

[林冲背後武士想將林冲拖開，但拖不動，當定發張環走，張環判陪，高衙內走。

〔富安與高衙內趕上，被林冲飛起一脚，富安後退數步，踉蹌跌倒，高衙內止步。〕

〔林冲敢近前，攔腰扼住高衙內的手，裏對林冲鞠首。〕

〔樓涼地〕大哥……

林冲好生慚愧……轉長燈行。

大哥是英雄。白，這頭傷豈敢是福禍？人報由蓋人妻，我至親是謝罪兩罪，我前次軍。

英雄却保護不得自己妻子。

大哥不要這樣說，是妻子連累了你。

林冲身懷無能，自知配不上大姐，只念在三年以來，不曾有半點羞池，不曾有一

包爭吵。如今爲了時運不濟，撞着道場冤枉官司。此去刺配遠惡軍州，生死存亡

不保。大姐正是青春年少，不要爲林冲誤了前程。

〔高衙內執手命衆人稱稍離開。〕

〔泣〕大哥，我嫁你三年，你還不認識我。派派……

林大姐，我是好意，只爲你年輕，怕以後兩下就誤。

娘〔止泣〕大哥，我不年輕了！

〔林冲娘子回厥衆人，見無人注意，向林冲眼前擡起手來，袖中隱隱握有短刀。〕

把眼光……

娘你總說我是小孩子，現在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現在就當我面休了你妻

〔林冲點頭，娘子鬆手，退開。〕

〔武士們重復上前，將林冲扭住，動彈不得。〕

高俅！我林冲不死，總有報仇之日！

高好，我們父子就住在這東京太尉府裏，一年三百六十天，晝夜燈火長明，只等着

你林冲來報仇呢。

〔高俅目視董超薛霸。〕

董走！

夜

〔董超薛霸一先一後，衆武士押林冲向外走。〕

娘（放生大哭）大哥，你蓋世英雄，今天受這種委曲！

〔林冲聞言，不顧衆人扭搗，強自回轉身來。〕

〔林冲與娘子相視良久。〕

〔林冲返身而去，董超薛霸及衆武士跟下幕。〕

娘（尋位）送她下去。

娘 我自己走，誰敢攔我！

〔林冲娘子自己走不兩步，一腳，發最大聲叫，衆重臣圍攔，等林冲出了圍牆。〕

〔高俅及武士們跟下。〕

〔高俅與高衙內會心地一笑。高衙內亦下。〕

依「高步武奮勇」之聲，一閃，高衙內不可。當安後退數步，踉蹌跌倒，高衙內止步。

陸「哀鴻身近有據狀尉。」

依「接响鞭打尉」騎林冲毒打一頓，戴最大的枷，最重的脚鐐，等冲林押出了開封府。依「自出」主筆超群，竊術箇公人，命他們見機行事，殺掉林冲，把臉上金印揭下回報。

陸「是立」發戲可去。

「林冲退良而去，董賊竊賊又乘瓦士城才幕下——」

「林冲與賊午味歸良。」

「林冲聞言，不顧眾人批駁，顛自回轉良來。」

（賊王大哭）大哥，你蓋世英雄，今天受盡屈辱曲！此去刺配遠惡軍州，生死存亡。

「董賊竊賊一武一發，乘瓦士附林冲向良去。」

董去！

「高衙內騙董賊竊賊。」

「高衙內來歸時說。只為你年輕，怕以後兩下就誤。」

高我，非門父子種世，這番東京太傷我裏，一單三百六十天，盡齊發火是眼，只替養。

高刺！非林冲不誤，懸官贈此之日！

「瓦士附董賊士面，乘林冲批掛，懶戰不掛。」

「林冲擺頭，賊子錄手，掛開。」

第三幕

夜

奔

人物：城外百里走來路邊。

店家

魯智深

陸謙

董超

薛霸

林冲

店裏漸漸昏暗，暮鐘聲中，魯智深小童兩人的店主人從內室出來，推開了店門，倚在店門前。看天上烏鴉歸林，響徹了廣野。遠方林木深處，村舍人家，都了陣陣炊烟。

店主人打一個呵欠，伸一個懶腰，四下看了看，見這僻處兩邊都沒有行人，便轉身去店裏去拾出門板，預備上門。剛上上一扇，又想：了別的，於是把其餘的門板都拿出來，堆裏三堆四堆地堆着，掩好店房後面去了。

片頭五天，魯智深在包圍，結赤着上身，肩上海着脫下的衣服，練着戒刀。

第

林冲

林冲打了一頓，戴最大的枷，最重的腳鎖，等冲林押出了國封府

命他們見機行事，殺掉林冲，把臉上金印揭下回報。

林

林冲

董

董

魯

魯

魯

人

第三幕 中 林冲 押解 不男

離風火跌高山水，
楚童欲掛簪（第一場）

此里山前非彈處，

「法引來」手對着「斐誤」，忽然自掛此處，豈理隨飛烈此即謀出來。不啼一聲。

（道）不東京城外百里走小路旁邊。

「魯魯」夕陽古道，微風吹過，野草簌簌，有別私語。

（語意）本月天氣茶伴晚溽熱不退，老樹上有亂蟬嘶叫。

「魯魯」道旁野店，是行旅客人歇腳的場所，瓦屋一椽，欹斜破敝。屋裏有小小櫃台

（白略）擺三張桌幾，古冷盞冷灶，點點冷冷清氣息。

「瓦球」牆內有小門通內室。

（熱熱）夕陽下山，店裏漸形昏暗。暮氣蒼茫中，花白鬚髮，土圍架紀的店主人從內室

出來，摸索出了店門，倚在店門前，看天上烏鵲歸林，啼破了黃昏。遠方林木深

處，村落人家，起了陣陣炊烟。

「無人」老店家打一個呵欠，伸一個懶腰，四下看了看，見道路盡頭兩邊都沒有行人

主人；便轉身去店裏去抬出門板，預備上門。剛上上一扇，又想了別的，於是把其

餘的門板靠在牆上，嘴裏「咕咕」地呼喚着，轉進店房後面去了。

「同前」片刻工夫，魯魯深用布包頭，精赤着上身，肩上搭着脫下的衣服，綽着戒刀

夜

奔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店

同禪杖，大步而來，跨進店去。斟茶養土良，鼠土甚善，雖不啻文顯，韓香紙已

魯智深一下坐在凳上，把手上東西放在桌上，

主人家，剛到良去，去裏去，出門對，說謝土門。圓土土一鼠，又懸了眼，飲甚甜其

無人答應，來一團團火，哈一團團團，四不露了春，見並強蓋兩數番，竟有人

店主入（大聲）店主入（大聲）

仍無人答應，出了門，奇奇出門前，昏天土鼠，錯錯林，卻卻了黃昏，豈豈以材木料

（焦燥起來）店家！店家！（擊案）有人沒有？給我滾出！個茶，誰誰主人對內室

〔沉寂〕（音）心門裏內室。

〔自語〕他媽拉個鬼店，連一個鳥都沒有，誰誰。

〔魯智深見桌上有茶壺茶碗，便倒了兩碗喝了。〕（一）一謝，精精得如油。鼠裏育小小鼠合

〔滿意地〕好涼茶！（新）新不長，去去謝土音，誰誰。

〔魯智深放下碗，索性端起茶壺，對着嘴大喝了陣。〕

〔放下壺，大叫〕店主入，誰誰。

〔老店家一手提着一隻雞，悠然自得地從屋後野調無腔地唱將出來。〕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起烏江水，

奔

夜

好似虞姬別霸王。

店 店家搖搖幌幌地走進店去，看見了魯智深。

店 (躬躬腰) 客人辛苦！辛苦。

魯 辛苦！老子把嗓子都喊破了，你這個東西閉着你這張鳥嘴，哼都不哼一聲。

店 店家毫不理會，自把兩隻鷄裝進鷄籠去。

魯 (大怒) 你雙了！

店 店家徐徐轉過身來，望着魯智深，浩然。

魯 (氣極) 嘴動了動，不知說什麼好)……

店 店啊？什麼？(吐吐) 長味向又急過對！

魯 (啐了一口) 存鬼！真是個孽子！

店 (自言自語) 有真客人，還不上了門了……

店 店家又下了那塊門板，把所有門板抱回原處。

魯 (起身拍拍店家的肩) 嘿！消氣，消氣！

店 客人要什麼？

魯 有酒沒有？

店 (搖搖頭) 你麼？(長長回兩碗)。

魯 (伏在他耳邊，大喊) 要喝酒！我要喝酒！

魯 酒不賣，你怎麼倒回去？

店 你不得酒。

魯 你不得酒？

店 (蓋上酒罈蓋子) 我這個酒賣給過路客人，只不賣給相國寺的和尙。

魯 (不瞪眼) 誰說的？

店 (魯慢吞吞地) 相國寺長老有法雷給我們東京內外賣酒的人家，說寺裏和尙不准吃

酒。

魯 (那和老有素利書) 你就聽他的管？

店 (魯合掌) 阿彌陀佛，我也摩過頂，拜過佛，長老的話，誰敢不聽。

魯 (你讓給我，我不讓出，我就是了。)

店 (偏着耳朵) 什麼？

魯 (扯滾向他耳旁) 大聲！胡裏胡塗賣給我！我不認。

店 (搖頭一笑) 胡塗不得，隨你怎麼樣，我只是不賣給你吃。

魯 (退後一步) 你當我是好惹的？

店 (我聽不見。)

魯 (暴怒) 我再問你！你真的不賣？

店 (撇撇嘴) 還假的？

魯 (繼續) 我打你幹的？

店 殺了我也不賣酒！酒真的不賣！

魯 (抓住店家衣領) 我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吃！

店 你不殺我，就吃不著酒。

魯 我搶酒與一笑 (出聲不辨，面有怒容，非只是不賣酒)。

店 (店家撲翻身把酒罈子死死抱住，大有以身殉酒之概)。

魯 我拿個把酒倒掉，也不給你吃。

店 (無奈) 你要是個年青的，我一拳怕不打死你！

魯 (拾起頭來) 你說什麼？也敢罵我，我盛過，是學過請，請煩不礙。

店 (走開) 這你娘的！我不睬你的魯？

魯 (也站起來) 好。

店 (魯獨深坐板凳上，望着店家，憤憤不平，東京內於賣酒的人，講寺裏味尚不甜)。

魯 (聲) 你去給我泡一碗茶來，請賣給盛酒客人，只不賣給麻園寺的味尚。

店 (聲) 那裏有。

魯 我喝光了酒。

店 你是騙我出去好像酒喝去，我知道。

魯 你是騙我出去好像酒喝去，我知道。

魯 你是騙我出去好像酒喝去，我知道。

魯 [魯智深長嘆一口氣。]

魯 (自語) 算我倒霉!

魯 [沉默良久，魯智深找到一把扇子扇個不歇。]

魯 (心生一計) 老頭，過來，你聽我說。

店 你說什麼?

魯 我是過路和尙。

店 你方才說了是相國寺的利尙。

魯 方才我說的是氣話。

店 你不要騙我。

魯 不信你聽我口音，怎麼會是本地人?

店 [店家遲疑。]

魯 遊方僧人，就不受相國寺的管。(襟裡裏摸出銀子，往櫃台上一放) 給我倒酒來。

店 和尙，你要是相國寺的師父，我可是不敢賣給你吃的。

魯 我一定不是，快拿酒來。

店 你要打多少酒?

魯 不要問爺們，大碗只管篩來。

夜

店 店舖酒。大概只管論來。

魯 (一口氣吃了兩碗) 店家，有什麼肉？弄一盤來吃！

店 (訝然) 你還吃肉？

魯 我不忌酒，不忌葷，猪肉，牛肉，馬肉，狗肉，有什麼肉吃什麼肉！

店 偏偏不巧，我這兒什麼肉都沒有。

魯 我明明看見你方才提著兩支雞。
(番廚裏對出幾千，并辦台土二灶) 誰弄醉

什麼？

店 (指着雞籠) 我要吃雞。
(本此人)

魯 去你的，我只有兩支雞，公鷄當着報曉的，母鷄留着下蛋的。

店 (指着櫃上銀子) 隨便你要多少錢，我有的是銀子！
(酒已喝光) 再拿酒來。

魯 (又倒了酒遞給他) 和尚，我的酒利害，就喝這麼多算了。

店 (睜眼) 我也沒有白喫你的，你管我？

魯 我怕你喝醉了，我是為你好。

店 不要你管！那鱔酒都賣給我，你給我殺鷄去。

魯 (取銀子在手) 銀子太多了。
(手裏面不響)

店 都給了你。

魯 (笑了) 謝謝師父。

〔店家就雞籠內捉雞。

〔小路上陸謙同董超匆匆而來。

〔魯智深聽得有人來。

慢點兒，我喝醉了。

〔魯智深趕緊移坐在屋角陰暗處，用布包了頭，伏在桌上假寐。

〔笑嘻嘻地〕不聽我的勸吧？我的酒吃不到三碗一進醉的。

〔陸謙董超已走近店前。〕酒了，去倒酒了。

怎麼樣？〔壓低聲音〕什麼事情？

〔陸謙前後左右張望。〕

這地方頂僻靜，沒有人的。

〔雙首灼灼〕進去喝酒，進去說。

〔店裏人已在櫃檯上燈點燈。

〔陸謙董超進店。〕長去，讓酒分在桌上，倒管管。

〔二人就當門桌旁坐了，想事。〕

老頭兒，去耳聽。

〔店家側耳聽。〕

〔大聲〕老頭兒！

「店家走過來。」

「大號」

店家，有什麼肉？弄一盤來吃。」

「酒來出讓。」

董「二」小心靈靈地，什麼事情？說罷。店肉，狗肉，有什麼肉吃什麼肉？」

店「以把兩碗酒擺在桌上，這酒到。」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楚老頭兒是個野。」

董 (數入袋內) 是，是，是，什麼事虞候祇管說好了。

陸 你們兩位總該知道林冲和太尉是對頭？

董 知道。

陸 我牽了吳尉銜首，教趕出二位，將這十兩銀子相送，望你兩個人理會：不必走遠。

對 只種前兩解解地方把林冲結果了，倘若吳尉封府有甚麼高說，吳尉自有道理，決

董 不礙事，只管叫他，一試盡式照辦，銀金千是謝下，煩你。

董 (祝路) 董，只怕使不得時辰。

夜 陸 怎樣管不得其難。

董 虞候明鑒：轉封請的吳尉喚叫解林冲活口發配滄州，沒有說要殺死他。

陸 這是誤謝：…… (縣內取出金千) 銀是黃金十兩，計開兩立谷郊正兩。

董 再說林冲鋒青的批，這朝正聲名及響，作出來怎麼瞞得住人？要是出了些毛病，

對 只怕吹映易極，這朝正聲名及響，作出來怎麼瞞得住人？

陸 董，你這人好拘執，只說林冲誤入白虎大堂，還是你們兩個人騙他進去的，如

董 今一著不煩，生心，而且出了事，請謝謝，你還怕什麼？林冲關關封了幾十大封，

董 (摘袋) 銀金千：一割不會使銀金千。拿出一把刀。

陸 董，你聽我說，高太尉就是叫你死也只得依着他，不要說又賞你們金子。這事

對 其實也不難辦，落得作個人情，日後那怕沒有榮華富貴。前頭有的是大松樹林，

猛惡地方，不管怎麼的給他結果了，也就完了。

董（低聲）是，是……

陸 你不要猶疑，那林冲天下英雄，豈是好惹的。你今天不殺他，以後他饒得過你？有道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又說：「擒虎容易縱虎難」，你該懂得。

董（下決心）好！虞候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

陸 這樣就好。我再告訴你，你從這兒往北走，不用五站，亦不必兩程，只不過三里路樣子，有一片大松林，名叫野猪林，最好辦事！

董（點頭）小人知道。

陸 趁着天黑，今晚上一二更時候，等到夜深人靜，就辦了。明天一早回來，記得把林冲臉上金印揭回來作個證據，千萬不要忘了，免得太尉說我們辦事沒有交待。

董 虞候只管放心！

陸 林冲本領好，你同薛霸務必小心！

董 沒錯，沒錯兒！

陸 專等好音，明天我包你們再得二十兩金子。我走了，你也到前面去接他們去。是，是。

〔陸謙走向內室門口。〕

陸（向裏面喊）老頭兒，酒錢在桌上！我們去了。

〔店家聲音：唔……〕

〔陸謙取錢置桌上。〕

陸謙（看魯智深）看這個酒鬼醉得快死了！

〔二人出門。〕

陸謙（拭汗）好熱的天氣，到了晚上了，還是一點兒涼風都沒有。

董（接口）熱死人，熱天上路，真是苦差……

陸先苦後甜。

〔二人一笑。〕

〔二人一路而去。〕

〔魯智深立起來，走出門口，張望他兩人去遠，便轉去披上衣服，跨上戒刀，拿

起禪杖結束欲行。〕

〔店家也走出來。把手裏菜刀放還。〕

店（驚訝）怎麼？你走了？

魯我有急事！

店真是開心！我那支老母鷄剛下鍋。

魯（墩得爛爛的，給我留着明天早晨我回來吃。）

店（掏出銀子）那末這銀子先還給你……

魯 這麼囉嗦！說給了你，你就給了你！

〔魯智深出門，又轉回來。〕

魯 （拍店家肩頭）我問你，野猪林離這兒有多遠？

店 （驚）什麼地方？

魯 野猪林！

店 這地方去不得！去不得！

魯 爲什麼去不得？

店 這野猪林是東京去滄州第一個險惡去處，千百年來林子裏陰風慘慘，鬼哭神號，

不知屈死了多少英雄好漢！

魯 我只問你怎麼走？遠不遠？

店 遠到不遠，（指點着）北去三里多路就到了。

魯 嘚。

店 天黑了。豺虎又多，樹林子裏有鬼，千萬去不得！

魯 知道了。

〔魯智深滿臉怒氣，大踏步向外走。〕

店 （追上一步）千萬去不得……

〔魯智深剛要走，見來時路上有人打着燈籠過來，便不向前去，止步，轉入酒店〕

屋後。

〔董超薛霸手持鞭，棍，押着林冲走來。〕

〔董超在前，將燈籠插在門框上，匆匆入店。〕

董 （坐下揮汗）店家，打盆水來！

〔店家睜目視之，似曾相識。〕

店 （自語）又回來了……

〔店家進內室打水。〕

〔林冲披枷帶鎖，趑趄而行！〕

薛 （跟在後面）走快點兒；

〔林冲看他一眼，不作聲。〕

薛 （順手就是一鞭）賊配軍！你看我作什麼？

〔林冲忍氣不響。〕

薛 你好不懂事！東京去滄州二千多里的路，你這麼一步捨一步地走，幾年走得到！

林 小人在太尉府裏受了這場冤枉，這四十大棍，打得太毒了些。趕了一百里路程，

天氣又這麼熱，只得請總爺們担待一步。

薛 天氣熱只熱了你！我就不熱？

董 （走出店來）林教頭，你只管慢慢走，進來歇歇再走。

〔店家端了一盆水出來，放在桌上，又進去了。〕

〔林冲坐不得，全身撲倒桌上。〕

〔董超就盆中洗臉。〕

薛（在牆角水缸舀水來吃）算是老子們晦氣，大熱天撞着你這個東西！

董 不要這麼大火氣。（向內室啣嘴）去弄碗水來給林教頭吃，吃了還要趕路。

〔薛霸會意，進內室去。〕

董 林教頭，「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暫受這一時之苦，從來瓦片也有翻身
的日子。

林（看他一眼）謝謝……

董 大家都是老江湖，那兒不交個朋友。

林 多承關照，林冲必有厚報。

董 那裏，那裏……

〔魯智深伏立窗外向內窺看。〕

〔薛霸端了一碗熱熱騰騰的開水出來。〕

薛 林冲給你碗水喝。

林（從枷上伸開手去接）多謝，多謝。

薛 你的手不方便，等我來喂你。

林 (退讓) 公不得，林冲不敢。

薛 你好麻煩！出門的人那兒計較得這麼許多。

林 得罪……

〔薛霸喂林冲吃水。薛霸將水出來。〕

林 燙……

薛 不燙……

〔話猶未了，一大碗開水從林冲口邊直澆下去，傾在林冲脚面上。〕

林 (驚喊) 啊呀！

〔林冲盡力一掙，將薛霸撞得倒退數步，幾乎跌倒。〕

薛 (大怒) 好！你！(舉起皮鞭來)

〔林冲咬牙忍痛，怒目圓睜。〕

〔魯智深拔刀出鞘，思量闖入，終又忍住。〕

〔林冲與薛霸相持不下，薛霸舉鞭却不敢打。〕

〔店家聞聲趕將出來。〕

店 怎麼了？怎麼了？

薛 (怒目) 不要你管！

店 (跑到林冲面前，俯視) 燙壞了！燙壞了！這是一碗開水呀！

薛 (將店家劈胸揪住) 說了不要你管!
 店 (大喊) 你們要殺人!
 薛 你給我滾!

薛 你給我滾!

[薛霸將店家擊暈，推入內室，將門反扣。]

[魯智深第二次思量闖入，又復忍住。]

(假意上前) 怎麼？林教頭腳燙壞了？

董 沒有什麼。

林 鞋脫下來，我看看。

[董超扶林冲歪在凳上坐了，將林冲草鞋脫下，從身後偷偷遞給薛霸。]

[薛霸接過草鞋，走出店門將草鞋拋了。]

[薛霸幾與魯智深相撞，魯急閃，幸而外面天黑，不曾看見。]

[薛霸復入店。]

薛 (喃喃地) 從古以來，只有罪人服侍公人，那兒有公人服侍罪人。好意倒碗水給他喝，反倒嫌冷嫌熱，這才是「好心不得好報」！

董 不要說了。趁着夜裏涼快，再趕幾里路再說。

林 (愕然) 還要走？

董 不出五里，就有好大鎮市，也好過夜。

林 不出五里，就有好大鎮市，也好過夜。

林 小兒棒正肥，脚又燙了，我求他位公公，多送一兩再走。

薛 那怎麼由得你的高興！

林 實在是……

薛 你再這樣放刁，不要怪老子們又不客氣！

董 (勸阻薛霸) 林教頭，三里有個野豬林，那地方夜裏有豺虎出沒，非趁初更天氣趕過去不可。

林 林冲不語。

董 等我給你把草鞋穿上。

林 不敢……

董 [董超為林冲穿鞋。]

林 (痛極) 哎……

董 怎麼？

林 還是給我舊草鞋。這脚面上燙得起了泡，疼得受不得。

董 舊草鞋呢？

薛 爛得不成樣子，給你扔掉了，給你新鞋穿又不好，真是塊賤骨頭。

林 林冲長嘆一聲，忍痛讓董超給他穿上了新草鞋。

畫
走避。

〔魯智深隱入屋後。〕

〔內室門忽然撞開，老店家奔出。〕

店（抓住薛霸）你往那兒走！

薛 你要找死！

店 你無緣無故打了我，你溜了就算了！

〔薛霸猛力一推，把店家推倒地下。〕

薛 這不是太歲頭上動土！你個老不死的東西！

董 走了，走了。

薛 走！

〔兩人撮起林冲便走。〕

〔仍是董超舉起燈籠在前，薛霸押着林冲在後

〔林冲回頭望一眼倒在地的店家。〕

〔三人投入黑暗中去了。〕

〔店家緩過氣來。〕

店（氣極）強盜！強盜！好！好！

〔魯智深自屋後出來，進店。〕

〔扶起店家。〕

魯 起來，起來。

店 你沒有走？

魯 我又回來了。

店 （恨恨）好！欺侮我上了年紀……（過去抄起菜刀，想向外衝）……我還不老呢

！我……

魯 （阻住他）老店家，你不要氣，看我給你報仇去。

店 你？

魯 就是，不殺這兩隻狗，我就不是人！

店 殺！非殺不可！

〔魯智深向外走，又折回。〕

魯 店主人，老母雞燉好沒有？

店 燉着呢，還沒爛。

魯 管他爛不爛，拿給我！老子要開殺戒，先得吃飽了肚子再說！

〔店主人把刀放下，進內室。〕

〔魯智深就酒饅肉舀了兩碗酒，咕嚕嚕喝了

〔店家端了鍋子出來放在桌上。〕

魯

〔魯智深伸手把一支整鷄水淋淋提了出來。

（喝采）好一支肥鷄！（欲行）

店

（瞠目）怎麼？拿着走？

魯

（扯下一支腿）到野豬林有三里路呢，走着吃。

〔魯智深出店門，追蹤林冲而去。

〔店主人追到門口，不解，呆望。

〔一片漆黑，只有天上星光明滅。

〔暗轉。

〔領轉。〕

〔一具潑黑，只係天生星火麒麟。是人。〕

〔古上先係睡門口，不曉，呆望。〕

〔雙雙出市門，藤籬林中去。〕

魯〔道下〕〔支雙〕〔西裡語聲作三聲語聲，去聲。〕

出〔對目〕〔急過〕〔拿貨。〕

魯〔左采〕〔取〕〔支雙聲〕〔急。〕

〔魯將手取一丈透根木棒，將雙下出來。〕

第二場

〔三里之遙便是野猪林。〕

好大一座林子！

初更天氣，林子裏一片陰森。那無盡的千章古樹，密葉交柯，縱橫斜矗，似

林龍虺虬結，烟籠霧鎖。

夜風漸起，松聲謾謾，新月初上，星光歷亂，從枝葉覆蔭中照到地上來。

〔林中梟鳥相撲啼叫；哀鳴之聲，有如喘息。〕

行人絕迹，樹影幢幢，林子已成羅刹世界。

魯智深跨刀綽杖，先閃入林來，睜目四矚，傾聽前後聲息，便穿林而過。

遠遠有燈籠光，人聲。又過了幾步。

林 (呻吟) 哎……呀……

〔董超林冲薛霸走來。〕

薛 (呼哮) 走！快走！

〔林冲反而站住了。〕 (魯智深) 不去惹大對子……

夜——奔——

薛（狂喊）走就快走！（舉起棍來）不走就大棍子打過來。

林 脚疼，我走不動。

薛 你敢頂嘴！（要打）

董（勸住）算了，算了，我扶着你走。

〔董超略扶一把，林冲認痛又捱了幾步。〕

董 咳，也是，走了兩個時辰，走不到四里路程。這麼走法真是那年那月才到滄州？

〔董超向薛鬍點頭示意。〕

薛（打個呵欠）我也走不得了就在林子裏歇一歇。

〔董超將燈籠架在地上，同薛鬍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

林 哎……

〔林冲靠着一株大樹就倒了。〕

董 走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倦起來，睡一睡再走。（睡倒）

薛 〔放下棍子臥倒樹邊〕我也暈了。

〔一陣風來。〕

董 好風！

薛 倒底是大松樹林子，一進了林子，就不那麼熱了。

董 是啊，躺一躺再走。

〔林冲伏地下一動不動。〕

〔董超薛霸耳語。〕

薛 (翻身坐起，怪叫) 不行！不行！不行！
林 (驚起) 做什麼？

薛 我們兩個要睡一睡，這兒沒個關鎖，只怕你趁空跑了。我們放心不下，睡不穩。
林 林冲是個好漢，官司既然吃了，一輩子也不會走。

薛 你說得好聽，誰信你？
林 我帶着這身刑具脚又壞了，走都走不得，還跑。

薛 你渾身武功，安知不是裝腔？
林 那你看着我，不要睡好了。

薛 老子要睡！你管我！
林 那怎麼樣呢？

薛 要我們放心，就得細你一細。
林 要細就細好了，有什麼？

薛 (爬起來) 好。
董 (也起來) 林教頭說話算話的，不細也罷。

薛 (你信他，我不信他。)

董 (抱歉地) 這麼，委屈了林教頭。

林 委屈受得多了，也就不在乎這一細。

薛 (身邊取出繩子) 來。

薛 (董超薛霸二人將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地縛在樹上。

薛 什麼時候了？

董 (望望天色) 早呢。月亮剛上，怕只有一更多天，騎會兒再說。

薛 (會意) 對，騎會兒再說。

薛 (二人臥倒。

薛 [樹上忽有怪鳥長鳴。

薛 [薛霸一驚而起。

薛 啊！

董 (嘲笑) 夜貓子叫，就值得嚇得這樣兒。

薛 (倉皇四顧) 怕人哪！我渾身汗毛都立起來了。

董 真是大驚小怪。

薛 不睡了，坐着歇歇算了，回顧萬一睡着了，當真跑出老虎豹子來，被他吃了都不

知道。

董 人來人往的，怕什麼？

薛 不，這林子一到天黑就沒有人了。你坐起來，我們說話兒。
董 我不睡着，你說罷。

薛 林冲，我問你。

林 (抬起頭來) 問我什麼？

薛 萬一現在跳出個老虎來，你怎麼辦？

林 我等死。

薛 你就不幫着抗一下？

林 我渾身是傷，沒有力氣。

薛 要在平常時候呢？

林 它吃不了我，我就打死它。

薛 (一笑) 你倒說得痛快。那麼再問你，這野豬林多的是妖魔鬼怪，要是現在出了

鬼，你又怎麼樣？

林 我不怕。

薛 不怕鬼？

林 (憎惡地) 這年月人比鬼可怕得多。

薛 (一虛) 你死到臨頭了！(抓起地上的棍子) 還罵人！

林 (驚) 死！

董 (阻住薛霸) 說閒話兒，你動的什麼火？

薛 可恨！可恨！(重坐地上)

董 林教頭，聽我問你。人比黃河水長，人比黃河水長！

林 冲望望他。

林 (董超向薛霸示意，薛霸起立。

薛 (低聲) 差不多了？時候到了？

董 (點頭) 林教頭，你可知道這野猪是個什麼地方？

林 冲閉目不語。

董 這野猪林乃是由東京去滄州第一險地，凡是刺配遠惡軍州的犯人，要過得了野猪

林，才保得性命。

林 (猛省) 什麼？

董 從來只要這犯人曾經與別人結下冤仇，那仇家使了錢給公人，三更半夜走過野猪

林，憑你英雄蓋世，也難逃毒手！

林 (怪鳥忽鳴，其聲尖厲。

林 (兩目圓睜) 啊！

董 (董超也跳將起來。

董 這回輪到了林教頭！這時辰到了，你也是在數難逃去黃泉。

〔董超薛霸就林子左近搜索張望。〕

〔林冲驚怒，奮力掙扎。〕

薛 (走過來，目露兇光) 嘿嘿……

董 林教頭，冤有頭債有主。不是我們兄弟存心害你，只因爲有那陸虞候，傳下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野猪林來結果了你，等着揭你臉上兩道金印，回去回話。就是多走幾天，遲早不免一死！只在這兒作了，到成全我們兩個早點兒回家。

林 (喘息) 高俅……

董 林教頭你死後不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只記住：明年今日是你的週年！

〔董超目視薛霸，薛霸舉起棍來。〕

林 (掙扎) 狗！

薛 臨死還罵人！你說句軟話，我就饒了你。

林 林冲再倒霉也看不起你們這種奴才！

董 (猙獰地) 說什麼閒話！

〔薛霸便一棍劈將下去。〕

〔風吹林木，宿鳥驚飛。〕

〔樹後面起來霹靂。魯智深跳了出來，輕輕將薛霸棍子諱住，只一搶，薛霸腦

董

〔大驚〕誰？
〔魯智深一拳將董超打倒。〕

〔大喝〕打死你兩個狗東西！

〔魯智深舉起禪杖要打。〕

〔林冲睜開眼來。〕

不要！

〔魯智深住手。〕

師兄！不要動手？

這種人不打死？留着禍害？

我有話說。

魯 兄弟，我聽你說。

林 不干他們兩個的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吩咐這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你要打

死他們，也是冤枉。

魯 你兩個爬起來！站過去！

〔董超薛霸在樹旁站定。〕

〔魯智深抽出戒刀，把繩索割斷。〕

〔林冲倒了下來，魯智深扶住。〕

魯 兄弟……

林 (感極流淚) 師兄……

魯 兄弟，和你買刀那天分別之後，我想得你好苦。自從你吃了官司，我又沒去救你。打聽得你發配滄州，我在開封府前天又尋你不見。今天起個絕早，才在城門口看見這兩個狗東西押你出城。一路跟來，又看見那姓陸的同這個奴才在前面酒店商議害你。我也看見他兩個在店裏做神做鬼，用滾湯燙了你脚。那時候我就想動手，只怕路上有人，所以跟着來，就等着殺他兩個。

董 林教頭救我們。

林 這兩個奴才值不得一殺，既然師兄救了小弟，也就饒了他們罷。

魯 我要不是看我兄弟面上，把你兩個剝成肉醬，只着兄弟面上，饒了你兩個性命。

〔魯智深收刀入鞘。〕

董 師父開恩……

魯 把林教頭身上行枷脚鐐，都給我取下來！

薛 (猶豫) 這個……

魯 (怒) 怎麼！不肯？

董 (應承不迭) 是，是，是……

「董超身上掏出鎗匙，趕緊將林冲刑具開了，作一堆堆在地下。」

魯 依我的性子，把你兩個枷起來！

林 （勸解）算了，算了。

魯 過來！一邊一個把林教頭撿好！

「董超薛霸攙着林冲。」

魯 怎麼樣？兄弟拿個主意。是跟我遠走高飛，還是往那兒去？

林 小弟是大宋子民，依國法判斷，自然仍舊去滄州。

魯 （凝視林冲，淒惻地）兄弟……

「林冲忍痛，自願自身上下，傷痕纍纍，又舉手撫摸臉上金印。」

魯 （欲淚）兄弟，你好冤枉。

林 這一身的傷能養得好……這兩行金印可把我一生斷送了……我……

「林冲淚流滿面。」

魯 兄弟不要難過，到滄州去也好。四海之內，那兒不好安身。

林 師兄說得是。

魯 你兩個狗東西，把你兩顆狗頭寄在脖子上，護送我兄弟上路，好生伺候，休生歹

心！

董 再也不敢……師父……（不敢說下去）

魯 賊頭賊腦地，你要說什麼？

董 (放大胆) 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

魯 你問我住處幹什麼？要去告訴那高俅，再來害我？

薛 不敢，不敢……

魯 別人怕他，我不怕他！有一天撞見了他，教他喫我三百禪杖！

〔董超噤聲不響。〕

魯 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我叫魯智深，江湖上稱我花和尚；一根禪杖闖蕩江湖，沒有住處。

〔董超薛霸相顧愕然。〕

魯 由滄州回去，告訴那高俅，說就是這花和尚在野豬林裏救了林冲。他有多大勢力，多少兵馬，只管來，我兩個人決不怕事！

……師父說那兒的話……

林 師兄，天不早了……

魯 對！趁涼快趕出野豬林，我個莊院過夜。你們兩個把東西攆好！

〔董超薛霸收拾東西，拿好。〕

林 師兄投那裏去？

魯 我？(沈思良久，搖頭) 兄弟！「殺人須覓血，救人救到底，」兄弟棒傷沒好，

魯 這兩個頭重計多端。兩千里的長路，我放心不下。直送兄弟到這處！

〔董超薛霸做聲不得。〕

魯 (拿起地下的燈籠) 跟着我走！

〔四人走向林木深处。〕

〔風聲，鳥啼。〕

董 林

幕下

魯 由魯超薛霸先，苦痛悲高翰之猶憶最重香珠尚存，都恐寒濕下淋淋。此言是火燒水

〔董超薛霸睡醒野然。〕

魯 道不問非非

魯 道不問非非，寒不計出！齊一天氣真下出，楚辭與楚三百難好！

魯 道不問非非

魯 道不問非非，寒不計出！齊一天氣真下出，楚辭與楚三百難好！

魯 道不問非非，寒不計出！齊一天氣真下出，楚辭與楚三百難好！

魯 道不問非非，寒不計出！齊一天氣真下出，楚辭與楚三百難好！

魯 道不問非非，寒不計出！齊一天氣真下出，楚辭與楚三百難好！

魯 道不問非非，寒不計出！齊一天氣真下出，楚辭與楚三百難好！

第四幕

人物：

- 董超
- 老 兵
- 林 冲
- 陸 謙
- 富 安

夜，月明如水，風聲淅淅。林冲在草庵中，正欲安睡，忽聞外面有人脚步。林冲起身，只見董超、陆谦、富安三人，手執火把，直入草庵。董超道：「林冲，你在这里做什么？」林冲道：「我在此歇宿。」董超道：「你在这里歇宿，却不关门，岂不是要被人捉去？」林冲道：「我在此歇宿，却不关门，岂不是要被人捉去？」董超道：「你在这里歇宿，却不关门，岂不是要被人捉去？」

魯智深監押兩個公人，寸步不離，行了十七八日，送林冲至近滄州七十來里路程，打聽得再無僻靜去處，分手去了。

林冲到得滄州牢城營內，上下使了銀了，未曾受苦；派在天五堂作個看守，每日燒香掃地。營中兵士，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

光陰迅速，却是冬來——

富 貴
 樹 德
 林 冲
 董 平
 董 平
 董 平

人 物

更的突與

不煩第一場... (好福好運) 竊聽兩三天... 人由東京帶了書來，信稱林蓬

派強壯，帶來不及發音。

即天一大早就動正重鐘表。

廿二 濱州東門外十五里，古山神廟。

山神廟築久，裝飾去殘破頹敗，衰草當塔。

山門洞開，兩邊矮矮圍牆坍塌了幾個大缺口，可以瞥見外面道路和路邊古樹

北方大漠，在無際際，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

順山門圍牆左折，是山神廟小小偏殿。當中塑一尊神像，泥金剝落，四肢不

全，眉目模糊，盔甲只剩了半邊，不復成形。

我，像前有供桌，破桌帷，破蒲團，桌上置牌位，香斗，蜡籤。蛛網塵封，似乎

也久不受人間香火了。

細細午後，雲天闊踏，古廟內荒涼淒冷。謝文來了；謝文去了；謝文又來了。一

林冲拿一條花簪，攆着包裹同董超遠遠而來，由山門進廟拜謁，三手出來白

董超在前，林冲隨後，進得廟來，四下一張。

(詫異) 咦！也不在這兒！

沒有人。謝文了。董超攜下不該的答謝書，趁這機會，趁這機會，趁這機會，趁這機會

董 人老了就胡塗了。這種離死不遠的老胡塗虫，怎麼能担得起看守大軍草料場的事
董 情，換了林教頭來還差不多。

林 (應付他) 唔唔……

董 我們就在這兒等他好不好？他總會來的。別鬧個「大毛出來二毛趕，三毛出來白
瞪眼」，我們找他，他找我們，我們走了，他又來了；他來了，我們又走了，一
輩子也碰不上香火。

林 好，就在這兒等他。……
董 (跳腳，搓手) 真冷！真冷！……

〔朔風怒捲，二人避入殿前簷下。小小語調。當中燈一盞，映着……〕

董 林教頭，我們這半年處得不壞，可是我要走了。……

林 呃，要走了。……

董 對了，回東京開封府去。……

林 什麼時候走？……

董 明天一大早起個五更就走。

林 那麼快，都來不及送行。

董 不敢當，不敢當……(沒話找話) 薛霸前兩天還托人由東京帶了信來，說請林教
頭的安呢。

林 難爲他還想着我。

董 那怎麼忘得了？

林 (乾笑) 哼哼……

董 說起薛霸，我倒又想起那個花和尚來了。(試探地)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林 沒有消息，不知道。

董 (不相信) 不知道？

林 半年前在滄州城外分手，他只說：「兄弟保重！」就走了。都是四海爲家的人，

誰也斷不定自己該到什麼地方。

董 林教頭這麼好朋友，這多久就沒有通個信？

林 我們不通信。可是大家誰都不忘記誰。

董 (董超無話可說，陪笑。)

林 林教頭，你可知道？這大軍草料場的管事，比趕天王堂的看守又要好得多了。

林 知道。

董 那天王堂的看守，算是牢營城裏第一個省氣力的差使，一早一晚，不過只是燒香

掃地罷了。你看別的那些充軍犯人從早做到晚，還不饒他。更有那些沒有人情

的。撥他在土牢裏，又溼又臭，不見天日；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林 我也知道。

董 這大軍草料場可比天王堂更好了。但逢收草時候，都有些常例銀子。往常不托天大人情，不與一筆大錢，不能夠得這個差。

林 就是呵，管營相公不但不降罪林冲，倒給我好差使，真不知道是甚麼源故。

董 (指指自己) 那得問我。

林 爲什麼呢？

董 也因爲林教頭大名鼎鼎，爲人又好，牢城營裏誰不尊敬。是昨天我見到管營相公，我就跟相公說了。相公也就答應抬舉教頭去作草料場管事、原來草料場管事的

老兵，調回來替教頭看守天王堂。

林 原來如此，多謝，多謝。

董 好說，那兒不是交朋友。

林 (風一陣緊一陣。只聽得：「只恐緊重！」) 這風了。誰是因着緊重的人。

董 (西邊天上，太陽被風沙障得昏澹澹的顏色。)

林 (倒抽一口涼氣) 好太風！

董 (四面一望，發作起來) 這老兵好混帳！青天白日擅離職守，害得老子們在這破廟裏挨凍！

林 天還早，再等他一會兒。

董 (看看天色) 不早了，這年終歲尾，一幌兒天就黑了，萬一等一會兒再下起雪來

董

〔董起話未說完，供桌下面破桌帷內忽有響動。

〔嚇得跳起來〕啊！

〔林冲倒退數步，綽花鎗在手。

〔供桌下面有人打個呵欠。

〔董趨趨避林冲身後。

〔慌張〕有鬼！

〔林冲用花鎗將桌帷挑起。

〔供桌下一個老兵斜着臥倒，欠身起來，揉揉眼睛。去。天昏風大，寒寒刺骨，干

〔三人相視良久。

〔跳脚〕你！就是你！

〔那老兵尷尬地笑，從供桌下爬了出來。

〔暴跳〕你在這兒睡覺！

〔尚未清醒，眯着眼睛〕

你這算什麼？大天白日地把大軍草料場丟下不管，跑到這山神廟裏作神作鬼，看

我怎麼去稟告管管相公，好說也把你個老滑頭打個半死回天王堂去。

〔瞠目茫然〕我，我……

董（眼睛向外面一瞟）好！現在懶得跟你說！（指林冲）這人名字叫林冲，原來是城裏天王堂的看守。管營相公差他來草料場管事，調你回天王堂去。

是，是……

（怒喝）老不死的！還沒有睡醒呢！清醒清醒，你們趁着天不黑去辦個交待。

是，是。

董 兵 林教頭，我還有點小事，先走一步，你們交待清楚之後，你就留在草料場，叫這老頭兒馬上進城來。

晤。

董 明天一早管營相公要派人來查看，你要小心不要出去。天冷風大，夜裏睡覺，千萬把門鎖好。我一半天不回東京，一定再來看望。

林 不敢當，不敢當。

董 等他稍清醒過來，就馬上去。

林 知道了。

董 （出門，又回頭）當心點！你這個老胡塗虫！

〔董超慌慌張張地去了。〕

林 大哥，你貴姓。

〔老兵握手，示意林冲不要說話。〕

夜

〔老兵跑出門張望。〕

兵 (走回來) 他走了。

兵 (林沖望著他，不懂什麼意思。良，出門來帶着盞蓋，眼關了鎖，拜回寫畫想一計)

兵 (神祕地) 你知道我為什麼睡在這供桌底下？

兵 爲什麼？

兵 昨天我一夜沒睡。

兵 爲什麼？

兵 (低聲) 那草料場的房子破了，爛了，就要倒了。

兵 要倒？

兵 可不是。早就要倒。樑都是斷的，柱子也都歪了。

兵 爲什麼不修？

兵 (搖手) 賊呀！老弟，你真不知道這公事有多麻煩。你說房子要塌了，不理你還罷了，還說你老胡塗，昏了頭，瞎造謠言。等到真要來修了，又說寒天冷不修。

兵 陰不修，大家又都瞧着眼紅，我也想賺錢，你也想插一把手……算了，算了，辦公事就是這麼裝胡塗，裝腔吧頂好。

兵 天快黑了，去罷。

兵 (嗚嗚叨叨) 慢着，慢着，你聽我說，昨天夜裏刮了好一夜的風……

兵 (嗚嗚叨叨) 慢着，慢着，你聽我說，昨天夜裏刮了好一夜的風……

兵 (嗚嗚叨叨) 慢着，慢着，你聽我說，昨天夜裏刮了好一夜的風……

林

〔昨天夜裏風不小。〕那草料場的房子就這麼：「垮拉，垮拉」「噉扭，噉扭」東倒西歪地足搖了一夜。外頭又冷又黑，也沒個人家，你想我可往哪兒去？

兵

〔林沖點點頭。〕我就想：我活到六十六歲，担驚受苦的，不容易啊！雖說是上無父母，下無妻兒

林

說的。的孤老兒吧，讓房子壓死，總是怪可惜的，是不是？

林

你來得正好，我起了誓不回去了。管管相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再在草料場裏睡覺了。

林

走罷，引我去看看再說。

林

對，我先說你也不信，你看了就明白了……

林

〔退回〕慢點兒。

兵

〔老兵回到供桌底下，拖出一條破棉絮來。〕〔林怕言怕語〕兵慌馬亂的拿頭兒，出門須帶着舖蓋，別瞧它破，我可就這麼一條，還得靠着它過冬呢。

〔大風大起。山門震響。〕

林 (無奈地) 走罷，快走罷。去。二更天熱了草林裏，奔門裏是陰風裏來，天更陰下來。

林 看這灰慘慘的天。

(二人走出門去。)

兵 (瞧着吧，今天晚上準是狂風大雪。萬一官廳意於不景況。奔門裏是併帶着)

(二人併肩談着，向大路走了。)

(狂風亂捲，灰沙漫天。)

(董超探頭探腦，又進山神廟來。)

(董超見沒有人，向外打一個呼哨。我，不然的話，要發苦悶的也一發聲。)

(招手) 走了，走遠了，過來。

(陸謙，富安臨手躡腳跟進來。)

走啦，真走啦？

(董超點頭。)

富 草料場在什麼地方？

董 (手指林冲走去的方向) 站在這牆缺口上，正看得見。

(陸謙富安站上牆缺處。)

董 看見不？不過半里路，那一團草棚子就是，附近也沒有別的人家，黑天半夜也

董 愁認不出來。這半里路，無一箇草料子，便是。想我身首異處，人寒，黑天半夜，

陸 (跳下地來) 你全佈置好了？

董 回虞候的話，小人跟林冲說了，明天一早管營相公前去。看，叫他夜裏鎖門睡覺，不要出去。再說外頭風又大，天又冷，也沒有地方可去。

陸 喲。

董 那草料場裏堆的全是草料。我們四下裏點着了，不要說林冲，就是神仙也逃不出來。

陸 那原先管草料場的老兵呢？

董 我叫他交待一完馬上進城，他走了就好，不然的話，連這老胡塗虫一塊兒燒死，兩個人在陰槽地府，十八層地獄裏也好作個伴兒。

陸 好，你這回功勞不小。

董 還不是虞候提拔。

富 (也跳下地來) 虞候，林冲渾身武藝，萬一有個意外不是玩的。我們還是得帶着刀。

陸 說得也是，都帶着刀防備點兒好，其實我一個人也對付得了他。

董 是喇。

陸 那麼就這樣了，現在我們回去。二更天燒過了草料場，我們還是到這廟裏來看火。

，大家仔細點兒。

董 虞候放心，燒死林冲，包在小人身上。

陸 燒死林冲，你升官發財，也包在我陸謙身上。

〔狂風大起，飛砂走石。〕

富 （戰慄）好大的風！要吹死人了！

董 有風更好！

陸 （會意）更好，風助火勢，燒起來就沒法兒救！

〔三人甚悅，衝寒出山門。〕

〔暗轉。〕

劉 董 富 劉

「副牌。」

「三人甚好，滿堂出山門。」

（會意）更換，風吹水變，鼓鼓來得路去原路。」

休風更換！

（彈琴）鼓大拍風！要起浪人耳！

「真風大鼓，蘇姑去不。」

鼓浪林中，社代官發祖，也非非非劉龍長土。

劉劉對立，鼓浪林中，也非非小人良士。

大發升地龍泉。

那天... 我們還是到這...

吳 土賊不長押我，我今日與土賊對陣天王堂去，再備鼓三火到於鄭毋派人怕天險，

林 (時第二場) 這和誰去？

吳 我與你同去，我去了，好讓賊去了。抄小路走，不多一會兒見賊，你這我不

林 中調調，再調調。這賊名，又是乾不定的官同。

吳 半夜來，調調，去調調，再調調。

林 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

林 山神廟夜靜無人，因值月半時候，雖是風雪交加，天空却隱隱放光。大雪鋪地，殿上簷角，枯樹枝頭，牆缺處，山門口，一片瑩白。

吳 冬風呼嘯，雪花紛飛，遠方有野犬吠聲。吳不長。吳！吳！吳！吳！吳！

林 (風雪正猛) 飛雪打頭。

吳 大路上，林沖頭戴氈笠子，背着花鎗，挑着酒葫蘆，後面跟着老岳，腋下挾着那條破棉絮。二人踏着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的奔進廟門。

林 二人就供桌上放下手中物事，抖掉身上的雪，搓手頓足，冷得喘不過氣來。

吳 (喘息略定) 這真應了古話兒說的了……

林 (嘆口氣) ……說什麼？

吳 (笑着) 「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偏遇打頭風」。

林 (無窮感慨) 這說的是我。都只林沖時運不濟，連累得老大哥也跟着受這趙苦。

兵 沒的話，沒的話。我早說草料場的房子要倒，要倒，它早就倒。

兵 可不早不晚，偏偏我一來，房子就倒了。

兵 老爺，別盡說些喪氣話，凡事得往兩面兒想。你說房子倒了，可是你們哥兒倆，

誰也沒傷，誰也沒死，還不是老天爺有眼睛。

林 咳……（坐在蒲團上）手中心事，林老爺上怕雲、對手腳風、命掛帶不靈成來。

兵 別咳嗽，喘氣的。我這兒還樂都來不及呢。這叫「人不該死偏救」，今兒個晚上要

是沒有你，我讓房子壓死了都不知道。虧得你有氣力，撐住那根柱子，纔不致

林 （心不在焉）那算什麼？

兵 怎麼說我抽到底還檢出一條被子，這一葫蘆酒是不是？嘿！差點兒忘了……（掏摸

身上）我這兒還有一包牛肉給你下酒。門口、一共盤白。

〔林沖不語。拿起酒葫蘆對嘴，喝了一大口。風聲交加，天空哇剝剝放光。大雪

〔老兵把牛肉遞給他。天大雪。

兵 牛肉。多吃點兒，多喝點兒，也能擋擋寒氣。

〔林沖點點頭，再喝酒。

兵 你好好兒待着，我走了，我進城去了。

林 （起盪）是？這時候走？

兵 上頭不是叫我趕今兒晚上進城到天王堂去，再說這三九隆冬凍得死人的天氣，這

兵 (一驚破被子也蓋不得兩個人。太調，非來管前……)

林 (路上不嫌走，讓我把你……)

兵 (不攔手) 不用林不用，我認熟門熟路，抄小路走，不多一會兒就到了。你送我不

要緊，回頭來個什麼「擅離職守」的罪名，又是吃不完的官司。

林 (那……) 走出山門) 映畫，映畫，(回頭) 將軍一驚，明天準個人來對

林 你別管我，我明天一早就催軍城營裏趕快來修房子，房子倒了是真的，總不至於

再不管了罷。你放心，你放心。

林 那你就再歇歇氣兒，(遞酒葫蘆給他) 喝兩口酒暖和解和再走。

兵 (對) 喝兩口。(喝一口酒) 歇可是歇不得了。雪要是再下得厚一點兒，那連走都

不好走了。

林 (再吃酒) 將軍……

兵 (老長又喝一口酒，吃一塊肉)。

兵 (林) 口氣……還有半個月就過年了。

林 (不覺神往) 過年!

林 (感慨地) 有家的……就該團團圓圓了。(林) 不……

林 (自語) 家! 有家的……

兵 (看着雪花亂飛) 可我快死的人了，也不求別的，目前我要是有一間不透風的小

吳屋子，生一爐子又紅又旺的火，夠多好啊！（望着林冲）啊？

林〔林冲掩面〕

林（遠望）家？老婆？孩子？嗯，早就……（搖頭）下輩子再說罷！下輩子再說

林能〔小聲轉出〕

吳〔林冲側過身去，偷偷拭淚。〕

兵 這都是廢話！走了，走了。

林〔老兵把酒葫蘆遞給林冲。〕

林 再喝兩口。

兵 不，留着給你，夜長，天亮還早得很呢。

林 葫蘆裏酒還多。

兵 不要了，不要了。

林 大哥，天王堂裏，我的被子，褥子，鍋，碗，火盆，都是留給你的。

兵（緊緊衣帽，走出山門）知道，知道，（回頭）你委屈一夜，明天準叫人來修房

子。……

吳〔老兵走出去，林冲跟到門口。〕

林〔風雪迷漫，夜色朦朧，老兵身影漸漸隱去。〕

兵（越走越遠）老弟，天晴出了太陽，我來看你……

富 [林冲目送老兵遠去，掩上廟門，見門旁有塊大石頭，便拂拂石上的雪花，搬將
富 過來，將門頂住。

富 [林冲回到供桌前，將那條被絮放開，取下頭上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掉；把身
上布衫脫下來，摸一摸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坐下來，把被扯過
，蓋了半截下身。

富 [林冲把葫蘆冷酒提來。就將牛肉下酒。看那雪越下得緊了。越覺大的苦，恨了良
[遠方隱隱犬吠，悲冷淒惻，來冲略有酒意，悲從中來，不覺淚下。

富 [林冲俯首良久。忽然大起，林冲一驚，抬起頭來。
[犬吠聲，忽然大起，林冲一驚，抬起頭來。

富 [林冲望山門外沒有動靜，抓起身邊酒葫蘆，正待再吃一口。
[只聽得外面必必剝剝地爆響。太極。黑雲翻大官。

富 [林冲跳了起來，驕角邊提起花鎗。
[草料場火起，一片紅光耀入廟裏來。鐵鑿大鼓來，照鑿鑿或鐵球。

富 [林冲奔到山門口，正待搬開攔門的石頭去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
[林冲就門攔空隙一望，閃身門後。

富 [陸謙，富安，董超，走了過來。
這些死狗，叫個不停，差一點兒沒誤了老爺的事！

富 總算完了，總算完了。（推門，推不開）

陸 推不開？

董 （也推推門）怎麼了？（再推）

陸 算了，算了，不進去了，就在這廟簷底下看火，再看那寶貝團去請救濟來。

董 這條計好麼？

陸 虧了你的心，回到東京，裏邊太尉，保你作個大官。

董 小人在這滄州足足釘了他幾年，這回總算有個了結了。口

富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幾次害他不成功。

陸 太尉同衙內在京裏坐臥不安，提心吊胆的就是怕個林冲，林冲一天不死，我們也

富 說來也是冤枉，林冲要是沒這幾個縹緞老婆，也就不至於吃這麼大的苦，到了兒

陸 真是一天不得清淨。

富 說來也是冤枉，林冲要是沒這幾個縹緞老婆，也就不至於吃這麼大的苦，到了兒

陸 真是冤枉，衙內沒吃着天鵝肉不說，弄得我陸謙也不夠朋友，坐三更守夜，寒風大

富 雪的跑這兩里路，來幹這缺德事。

富 （笑）看那升官發財的分上罷。

富 （嘆功）是小人直爬到牆裏頭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除裏張着繩懸着

林 出去，看他往那兒跑。

〔三人看火。〕

富 (喝采) 真好！白的是白的，紅的是紅的。

陸 這早晚燒個六成過打。照干大了些，趕出火來。

富 一點不動靜沒有，人總是死在裏頭了。

富 就算林冲逃出了性命，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判個死罪。

富 我們回城裏去罷。

陸 再看一看，等火熄了再走，去檢出一兩塊骨頭帶回東京，去府裏見着太尉和衙內

，也說我們幹事週到。五中富安發心，味良幾回吞鐵鑰匙。

〔林冲再也忍不住，走出來輕輕將頂門的大石頭搬開。〕

〔山門略有響動，富安向後一靠。〕

富 邪行，門又開了。誰！誰！

〔林冲又閃入牆後。〕

〔富安將門推開。〕

陸 進去避避風。

〔三人走進來。〕

陸 明天就動身回東京，還趕得及回家過年……

〔林冲跳出，當門攔住。〕

〔三人一驚轉身。〕

〔大喝〕陸謙！

〔三人後退。〕

陸謙（失色）：是你！

〔董超倚仗人多，抽刀上前。〕

〔林冲搶上一步，只一鎗撈倒董超。〕

〔富安奔往牆缺口想翻出去。〕

〔林冲手起，將鎗擲出，正中富安後心，和身撲倒在牆缺上。〕

〔陸謙往殿後跑。〕

林（切齒）你往那兒去？

〔陸謙止步，回轉身來。〕

〔安定地〕小時候學的刀法，還沒有忘罷？

〔陸謙見林冲空着手，胆子大了些，拔出刀來。〕

〔點頭〕我就是空着手，你只管來。

〔陸謙猶疑。〕

林（冷笑）沒有出息的東西！就憑你這種胆子，也敢害人。

〔陸謙硬着頭皮上前劈面一刀。〕

〔林冲輕輕讓過，右手只一掌將刀擊落，左手將陸謙劈胸揪住，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一脚踏住陸謙胸脯。〕

陸 〔呻吟〕林大哥！雪此土非饒，亦言交與土葬去罷！血氣已盡，翻臉又難，出門

林冲拾起落在雪地上的刀，擱在陸謙臉上。

陸 〔嚇慌了〕林！以何望廷庭！只言營寨，重慶東京，雖是血氣盡此。此平終志，

林 〔怒目而視〕陸謙！「殺人可恕，情理難容」，我從來跟你無冤無仇，你爲什麼

〔三番兩次害我！向柳樹頭。〕

陸 〔奮戰抖擻〕都是太尉差遣，不敢不來；雷風也無關不要了，林！誰在背土。

林 〔我只問你恩我家娘子，抱屍前，喪土白布，累下掛朝，掛遺愛，誰土，誰背，誰裏

陸 〔天嫂！天嫂！天嫂！〕

林 〔你說來，你說出言來。〕

陸 〔天嫂貞節，在太尉府裏，掛屍死了，誰可說來，且說來了。〕

林 〔林冲怔住。〕

陸 〔這都不干我的事……〕

林 〔滿面殺氣〕陸謙！我跟你自幼相交，你害我一家，怎麼不干你事！噢我一刀！

陸 〔狂喊〕大哥饒命！

「火焰冲霄。

「林冲到何處去？如何尋得魯智深，按下不表。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

正是：

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
怒掣寶刀，砍世上逆子讒臣。